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淮南鴻烈集解

(四)

劉文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ILOSOPHY DEPARTMENT

PHILOSOPHY 101

PHILOSOPHY 101

PHI

PHILOSOPHY

PHILOSOPHY DEPARTMENT

淮南鴻烈集解

(四)

劉文典著

國學基本叢書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三

汜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

古者有整而綵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綵繞頭而已皆無飾

○文典謹按初學記帝王部引整下有胡家章襲反褶以為領也一說整放髮也綵繞頭而已皆無飾

頭字又引注紱作紱胡家作朝褶作攝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予而不奪予也○王念孫云無所徵求於

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為辱則非其指矣且

衣冠部三引此並作殺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紱衣擊領而王天下者矣其天下不非

其服同懷其德也非猶譏呵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無天折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

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褻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褻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

亦冠之名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委下有貌字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

四引注作鑿崖岸之腹以為密室與高注後說略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蚤蚩蚤讀詩

同高注之一說多即許注則御覽所引殆許注也聖人乃作為之起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之三字連讀下文曰而作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又

也呂氏春秋懷龍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為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為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為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椽也宇屋之垂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

臣也世曰伯余制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綵銳索功也綵讀恬然不動之恬○王念孫云高衣裳之一曰伯余帝綵麻索縷而續之也方音細續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綱郭璞音刻人閒篇曰婦人不得刺麻放縷細刺並與綵通索如宵爾索縷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

索也與切通後世為之機杼勝復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磨磨而耕磨而耨利也耨耨屬蟹大蛤摩令木鉤而樵抱甄而汲鉤籛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甄武今兗州曰小武

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鉏斧柯而樵桔臯而汲擾讀曰零椽塊椎也三輔評之儻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窰木方版以為舟航窰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為

鞬躡而超千里肩荷負儻之勤也鞬躡鞬也勤勞也○王念孫云鞬皆當為鞬字從且且說文鞬者之名也今正文言鞬躡與屬同注文言鞬鞬皆是韋履之名則字當從且廣韻鞬則古切鞬勒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然茅一桂不知鞬為鞬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鞬躡贏蓋鞬亦鞬字之誤又案為鞬躡之為音于偽反為鞬躡而超千里肩負儻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為上不當有

乃字此因為鞬躡之為音于偽反為鞬躡而超千里肩負儻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為上不當有

遠而不勞代負儻也故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槩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為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王念孫云人

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
因也循隨也當時之不可改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文典謹
按意林引不稱主人下有必稱父母兄弟舜不告而娶非禮也魏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頑常欲
六字○陶方琦云此許注入正文者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
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爾○文典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
謹按意林引不告下有警叟二字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
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
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於寅故十月而生於寅故十月
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
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莊遠吉云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寅亦陽正也庚
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于寅寅為木陽女立于申申為金
陰亦是○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八十四引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牀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庭
注周天下有為一紀三字冠而下有后字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牀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庭
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般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般殯之于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
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般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般殯之于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
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也瓦棺陶瓦夏后氏聖周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般人用槨用柏為
宜以棺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翬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夏后氏祭於閭
為制也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翬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夏后氏祭於閭
於室中也般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朝于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俞樾云高注首
夜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俞樾云高注首
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俞樾云高注首
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般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閭鄭注曰閭昏時也陽讀為日雨日暘
朝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般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
朝及閭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禮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

郊祭郊祭必為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即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尚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樞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氏誤以朝為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也舜九韶韶九成是也禹大夏也湯大言之與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周武象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

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護之所周者也榘方也護度法也○王念孫云音當為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而誤魯昭公有慈母而

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為之魯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與也○孫詒讓云此本禮記曾子問注

女母當作如母儀禮喪服云慈母如母是也但以禮釋攷之注文必有舛譌蓋注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也此喪服之慈母也其服父卒則為之齊衰三年注又云此大夫之妾士之妻此據內則云國君世子

生下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也則喪服之乳母內則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注云喪服所謂乳母也案諸侯所使食子者亦即食母也下又云禮為之總麻三月即據喪服乳母之服也探之禮服慈母乳母也輕

重縣殊不可并為一談高氏既根據經記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竊謂此注當云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也為之如母此先舉禮經慈母己者其服也今本傳寫錯互移為之如母四字著此大夫之妾士之妻

禮經之乳母非父命養己者其服也今本傳寫錯互移為之如母四字著此大夫之妾士之妻下皆錯互不通矣但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則非乳

母甚明故鄭釋之云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蓋謂即喪服小功章所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高義與記文顯連又喪服慈母及庶母慈己三者之服並據大夫以下言之諸侯則成不照而高猶援

乳母總章三月之服以為釋壹若昭公於乳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

母宜服總章三月之服以為釋壹若昭公於乳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

陶之後假性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

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

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

本。要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上經常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長。舊或作咎也。○文典謹按：意

林引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入。△謂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

俗化。易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文典謹按：意林引未足

作不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為要也。○文典謹按：意林引殊作異。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

道王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貶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

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

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王念孫云：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先王

人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

言不若得其所言。得其所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謂微妙。凡人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

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也。事無由己。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

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恐失之。慎之至也。洞讀挺。洞之洞屬。讀摯。屬

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

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作有所

籍也。政治也。籍或作昨。○王念孫云：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原注以籍為圖籍，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疆國

籍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本作履

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

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為圖籍，遂於籍上加

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為衍文。且圖籍不可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弟也，以言履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籍作國。平夷狄之亂，平除之也。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弟也。

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為流言，欲以亂負辰而朝諸侯。負背也。展戶屬。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决之威動周。周公誅之為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辰而朝諸侯，之問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于威動

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玉帛之質，執請而後為復，而後行。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矜大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

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况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

其威勢供嗜欲。○王念孫云：供嗜欲，當作供。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

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

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

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王念孫云：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

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

而非所以為治也。亦無人字。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

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當於世事得於

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

無邪也○洪頤煊云大戴禮王言篤民敦工璞商怒女憧童字童童古通用謂童愿無知之貌○俞樾云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篤民敦工璞商怒女憧童字童童古通用謂童愿無知之貌○俞

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策鑿而

御駟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錐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鑿揣頭箠也駟馬突馬也○莊遠吉云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鑿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義解同○王念孫云銜下本無鑿

字高注曰鏑銜口中央鐵言鏑銜而不言鑿則無鑿字明矣鏑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

有制令而無刑罰。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信也般人誓以言語要周人盟而會

不協而盟盟者殺性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詢讀夏后之后也○莊遠吉云說文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堯時人也今時之人辭官而

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

孫云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為矛案矛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

衝以攻渠檐以守。名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壘也一曰甲連弩以射銷車以鬪

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曰銷車銷讀絕綯之綯也○文與謹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

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連車弩作連弓弩機關作機關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古之所以

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

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立作莅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

而制彊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

萬物制焉。制猶從也。○文典謹按而萬物制焉疑本作而萬民制焉。羣書治要引此而言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檢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治要引使作以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

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王念孫云劉本耳作聰是也。羣書治要引耳作聰文雖小異

耳之為壞字益明矣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此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

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

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但言之而已。○陶方琦云羣

行也按二注正異汎論訓乃高注本故治要只引二則便均異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

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此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此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

○王念孫云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文典謹按聖王弗

聽與上聖王弗行相復羣書治要引作明主弗聽當從之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

成○俞樾云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字上仁篤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

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

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

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睇物可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睇為韻若作伸則

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篤正作可卷而懷故聖人以身體之行體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

推則懦懦則不威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

不行為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為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

黨行四字為韻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錢大昕

並見唐韻正讀大更絕句則失其韻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錢大昕

常之黨他書所未見按田常弒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王引之云陳成田常

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閒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慎勢篇同吳越春

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

甚又說山篤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王紹蘭云田衍文常即恆是其名也漢人諱

恆故經典或稱常或稱恆耳左氏作恆公羊作常哀六年傳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何休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常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

稱字而朝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

生名亦可知也。成子生存而傳。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性呂簡公其後也。此柔儒所生也。鄭子陽

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獠狗之驚。以殺子陽。舍

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儒者。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則

矜為柔懦。○王念孫云。矜皆當為務。務矜二字。隸書往往為涸。管子小稱。儒務為不久。韓子雖儒。作矜為

非。莊本同。為勇者。務於鬪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為柔懦者。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則務為柔

儒。於下本無為字。於亦為也。為亦於也。務為剛毅。務於剛毅也。務於柔懦。務為柔懦也。傳二十年。殺梁傳

曰。謂之新宮。則近為福宮。言近於福宮也。秦策曰。魏為逢澤之遇。朝為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為與於同

義。郊特牲曰。郊之祭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為其質。不為其文也。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

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已

成於孝子也。如此而後成。為孝子也。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為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

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積分而成。為月也。是於與為。亦同義。為於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

晉語曰。稱為前世。章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義於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為主術。不

可得也。皆以為於互用。此云見稱譽於前世。義於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為主術。不

曰。為智者。務為巧詐。為勇者。務於鬪爭。即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樊邑深合於秦。西周策

於作為。張儀傳。韓梁稱。為東藩之臣。趙策。為作於蓋。為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儒。即

務為柔儒。道藏本於下。復有為字。者。後人不知。為於斯。為於同。莊本同。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

也。○陳觀樓云。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

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連也。轉。讀也。清之則燿。而不謳。燿。悴也。謳。和也。○陳觀樓云。

謳者。因下句。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侯同曼聲之歌。二日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謳字而誤。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侯同曼聲之歌。二日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文典謹按。意林引。作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溝壑。○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一引。作蹈於溝壑。何則。

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入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八十七。文選七。發注。引許注。

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按史記李斯列傳。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鹽鐵論。是猶跛夫之欲及樓季也。舊注亦引許慎注。高作樓翟。顧千里曰。樓翟乃二人。樓爲樓廬。翟爲翟強。韓非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

亡西河。即此所本。吳起二字乃衍。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文或許本。作樓季。吳起亦爲二人。

爲臣。潛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尙也。善用兵。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

甘棠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薦買。伯盈子。或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

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

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野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趨捨人

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

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州之外。八寅。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寅也。

於諸夏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

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世錄之子也。

也。世錄之子也。

也。世錄之子也。

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文典謹按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

初學記樂部下白帖六十二御覽五百七十六引竝作聽政○文典謹按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

於文典謹按為號曰白帖作為銘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

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文

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文典謹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者

也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秦之時高

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文典謹按遠為馳道御

覽八十六引作造馳道數千里又發適戍入芻藁戍守長城也入芻藁之稅以供國用也○文典謹按

百二十七引注秦皇帝作秦始皇發適戍入芻藁戍守長城也入芻藁之稅以供國用也○文典謹按

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

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泰山禪即

揚州鎮山周禮職方氏及呂氏春秋有始覽並云東南曰揚州則會稽在方位自得為東莊子外物篇云

揚乎會稽投竿東海明今浙東之海亦為東海不必別求之遼西及太山下也楚辭九思傷時云超五嶺

則浮石在五嶺之東準之地望其不在遼西明矣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文典謹

二十七引與今本同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當此

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文典謹按御覽八十而有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也○文典謹

按高氏漢人不當言劉季劉季二字後人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文典謹

所加也御覽三百二十七引注無此二字

以求百姓之命。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僂，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

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讀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

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二十七引已作以已，以古通用。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

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莊遠吉云：錢別駕云：竹皮冠應劭以為即鷓尾冠，以始生竹皮為之。即劉氏冠也。

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

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戚，威斧也。春夏舞者所執。○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二十七引戴作載，大路作泰輅。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一世之

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

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也。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

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文典謹按：意林引通下有也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

德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俞樾云：德當為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即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家之所以凶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莊遠吉云：御覽引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

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

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

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

有凶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故曰有凶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也。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

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凶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

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也。

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

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王念孫云：無不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

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文典謹按：王謂無不破亡之，不爲後人所加是也。然上無不霸王之，不則實非衍文。蓋上句言千乘之君之必興，下句則言萬

乘之國之不敗，下不字乃涉上不字而衍耳。羣書治要引此文，有不字，無下不字，是其證。

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蠢，亦愚也。無知之貌也。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潛王以大齊亡，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率即墨市民以擊燕，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也。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師破之，故曰有功也。

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耐，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惡無傷而弗革，

積必亡，故曰詩云：乃眷西顧，惟此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

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文

典

文

接羣書治要引造作就。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或作宮。臺，紂居於宣室而

不反其過。反悔。○文典謹按：羣書要引居作拘。而悔不誅文王於羗里。○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羗作羗。二君處彊大勢

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彊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修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王念孫

云：處彊大勢位。本作處彊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為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務高其位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彊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

正作處彊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隸書或作慮。因誤而為當。○俞樾云：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即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蓄字之誤。言

救罪且不給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莊遠吉雖

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

要引之于。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且湯武之所以處小

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且湯武之所以處小

見尊上。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

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

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

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否。上言者常也。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唯聖

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

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

按文選琴賦注引高注水至溺死也作不至而水溺死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王念孫云信而溺死本作信而

也今本死女作溺死者涉上注水至溺死而誤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相對為文且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

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

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羊曰犒共其枯槁也秦師日行千里而

襲之速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塗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誕為功者弦高是何謂失禮而有大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潘尪養由基黃

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繩之維微讀拔滅之攬也○俞越云高解相與篡

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

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恭

王懼而失體威儀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

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則是

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王念孫云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時屈

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王念孫云本當為夸夸矜與攝奪相對

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章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柔如蒲章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章非懼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若蒲章之上亦無卑字

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

帶運履運正至其溺也則挫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文典謹按挫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

挫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兄乎故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

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善道仁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

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合而後舛者謂之不

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是故

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

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

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衆也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

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歷

言周殺莫弘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篇莫弘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案左傳國語皆

殺莫弘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案左傳國語皆

鉅裂而死據此則古本本作鉅裂今作車裂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輒躡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者涉下文蘇秦車裂而誤也。注內車裂同。

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羸囊。禮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報諾者。

故曰服諾諸侯不自免于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偃王于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誤而徐亡是也。

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句踐報怨于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屬鏹以死。屬鏹。利劍也。一曰長劍。擲施鹿盧。鋒曳地。屬鏹而行之也。此皆

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葛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

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

天下而不窺。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窺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

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蝨乘加也。攘。平除也。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

服屬與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

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

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連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

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名。作。治。此

此

此

此

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見作視意作志調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寸小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

之。枉曲也直也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

爲臣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

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

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壘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囚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

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差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揜三尺之刃。造桓公之

智。三戰所囚。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

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人君不可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

也。數。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王念孫云問當爲開方言曰開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敢開論語先進篇人不開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開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開爲非。疵讀爲訾。莊子山木篇無譽無訾。呂氏春秋必已篇作疵。荀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無開與無訾同義。故廣雅曰開訾。諛也。諛與毀同。今本開誤爲問。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開其小節。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生鱣鮪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鱣黃首。白身。

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六引鵠作鴻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用夫顏緣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王念孫云喙當爲啄字之誤也顏緣聚

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雖晏子春秋外篇而爲齊忠臣段干作顏燭鄒並字異而義同喙與啄斲燭聲並相近喙則遠矣喙喙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駟驕也一曰駟市儉也言魏國之大儉也○陶方琦云御覽八百二十八真訓敦園注例也後漢郭太傳注引說文駟篇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索隱二十八引淮南注曰干木度市之魁也亦疑是許注類篇引說文駟一曰市會市會卽市儉與淮南訓正同孟卯

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莊達吉云古孟芒同聲故通用景陽淫酒

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

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皙克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卽季次也故高注云然弟

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說與史記略同

不能存亾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警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警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體大者節疏躡

距者舉遠疏長躡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

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舜有卑

子丹朱也

子丹朱也

子丹朱也

子丹朱也

子丹朱也

子丹朱也

父之謗謂警曉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弑紂宣室。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僖未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

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

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王念孫云求於一人與自脩相對為文。人上不當有一字。下文責

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即其證文。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

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璧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聲也。○洪頤煊云考當作

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若絲之結類也。○陶方琦云文選班固兩部

高注本者故同文選兩部賦李善注曰高誘以隨侯為明月許慎以明月為夜光是許高注本異此注定

為許義無疑。○文典謹按文選辯命論注引高注考不平也。類瑕也。與此注文迥異。陶謂此為許注是也。

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

矣。○王念孫云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太公之鼓刀太

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為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其美有存焉

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

信於異衆也信知。夫發于鼎俎之間尹伊。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解于累繼之中累繼所以束縛人謂管仲。興于牛

領之下與也謂百里奚也領讀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

燿燿學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

者堯之知舜。○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舜下有也字。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

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何則能效其求。亟求賢于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求賢也。

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宵象者。衆人之所眩耀。宵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宵象牙也。

碧虛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愚者類仁而非仁。許注狹慢也。按二注正異說。文作狠。蓋也。義亦同。

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文憲者類勇而非勇。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

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

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王念孫云。美之與惡。本作葵。則不知為何物矣。蓋俗書美字作莢。葵字作

似者。下言物之相似者。皆各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為何物矣。蓋俗書美字作莢。葵字作

葵。葵之上。與美相似。因誤而為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為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雅疏。卑雅。續博

物志。引此。並作葵之與莢。是其證。又案上既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既言相似。則注不必更

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於正

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者字。而莊本從之。謬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

本草圖經。卑雅。續博物志。所引皆無此四字。○陶方琦云。爾雅釋艸。正義。引許注。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不同力。按二家注文。足徵許高之別。北宋時。尚有許注殘本。故引文尚異。故劍工

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磁。磁。猗

玉理不失其情也。○俞樾云。上云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莫邪是長劍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

形。篤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

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磁。磁。失之。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

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劍。

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而喪其掌。揚注曰：蚤與爪同。此爪。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劍。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與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陶方琦云：莊子音義又引淮南。一本作與兒。注云：與兒亦黃帝時人。高注：知與許。注本異也。愈附揚雄解嘲作與樹。愈與古通。簡狄詩緯作簡易。狄亦古通。大戴禮：桓公任狄牙。揚子法言：狄牙能喊。皆作狄牙。文選琴賦：狄牙喪味。注引淮南。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是即許本作狄牙之證。今道應篇作易牙。亦當改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王念孫云：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爲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即淮南所

本也。今本之為二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當作此賞少而勸衆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正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為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並與此同。今本衆者二字誤倒。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勸善而衍。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

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

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王念孫云右服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衍。服為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佚同。野人得之。穆公

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

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

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王念孫云。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為晉所獲。則不能救矣。食馬

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

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

兩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注。出金下有匿字。詎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者。也。○文典

謹按。御覽引注。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

治作矢。筭作竿。鑄金而為刃。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

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三十六引。所喜作所善。而禁作以禁。故賞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詔人。孔子

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鄭駟

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

爲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反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

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惑作慕。循作。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符節成

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弑作殺。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符節成

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箭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固閉藏也。篡弑。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王念孫云。如馬注。則金字當爲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

誤爲金。蓋俗書璽字。或作金。因誤爲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金。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

故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

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率。太任也。○王念孫云。法令下衍者字。法令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爲文。○洪頤煊云。漢書主問吏無名爲勒者。勒當是鞫字之譌。張湯傳。訊鞫

論報師古曰。鞫問也。鞫字譌脫。作勒。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囚之

罪。而被刑戮之差。○王念孫云。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衍。立秋之後。五旬。司寇之徒。即承上死囚之罪。刑戮之差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司寇之徒

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囚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

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王念孫云。夫今當爲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然。而隊階之卒。皆拜爵。屈撓者。要斬。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然。而隊階之卒。皆

不能前。遂斬首之功。○王念孫云。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隊伯。字之誤也。左

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

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文引謹按羣書治要引事上有故字。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

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王念孫云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即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

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

亦猶此也。○文引謹按意林白帖六十三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

市中何也。引亦猶此也並作亦復如此。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

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王念孫云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遇字之誤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

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俞樾云讓當為讓詮言篤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高注曰

攘却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虛無欲也○文引謹按羣書治要引常滿作恆盈恆虛作常虛今夫雷

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文引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溜實意林引作滿。故人心猶是也。○文引謹按羣書治要引是作此。自當以

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

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論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為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

累其身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

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文引謹按意林引超江淮句在俛入城門句前。怯者

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

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

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燐烟。若燃火也。陶方琦云。詩。東山正義。引許注。兵死之血爲鬼火。按二注文異。說文。燐。下云。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燐。燐。鬼火也。與注。

淮南說同。論衡論死。篤人之兵死也。人言其血爲燐。張華博物志。雜說。燐云。調戰死。凶之地。其人馬血。山積。年化爲燐。然與許義合。○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注。遙望燐烟。若燃火也。作遠望。若野火也。山

出嶺陽。嶺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莊達吉云。鼻陽。見爾雅。程敦云。說文。解字作鼻。羊。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鼻。楊山海經。謂之贛。巨人。○文典謹按。文選上。

林賦注。引高注。作鼻。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陶方琦云。說文。虫部。罔字。下引許注。罔。編。羊。山精也。似遠類。

記許君注。淮南說于罔。與上芸艸一條。例同。魯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編。水之精。罔。象。高作罔。象。故引國語。許作罔。編。正與高異。其實罔。象。罔。兩古語。曰。不甚分。苑。珠。林。引夏鼎。說。罔。象。如。三。歲。兒。赤。目。罔。象。故

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訓與許說。罔。編。同。知許說。必有本也。一切經音義。二。引淮南說。罔。象。狀。如。三。歲。小兒。赤。目。赤。爪。赤。目。赤。爪。長耳。美髮。知今說。文。斂。赤。爪。二字。應。補。說。文。罔。編。山。川。之。精。物。又。道。應。篇。罔。兩

問。於。景。曰。許。注。罔。兩。水。之。精。物。也。玉。篇。作。罔。編。水。神。如。三。歲。小。兒。赤。目。赤。爪。赤。目。赤。爪。長耳。美髮。知今說。文。斂。赤。爪。二字。應。補。說。文。罔。編。山。川。之。精。物。又。道。應。篇。罔。兩

羊。也。○文典謹按。文選。思玄賦。注。引填作羶。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八十。引作聞見鮮而所識淺也。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

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譏祥而爲之立禁。譏。祥。吉凶。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

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大高。祖也。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鞞其肘。也。讀。

近其急。察言之。枕戶。隣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

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

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而不屬也。故曰貴賈之物。

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資用也。讐忌也。○王念孫云。裘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

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衍。相戲以刃。太祖韜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無不字。

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構而臥。鬼

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立化。則不待戶牖之行。○王念孫云。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文典謹按御覽一百八十四引無能字。

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莊遠吉云。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

換者也。○文典謹按御覽一百八十四引。離者必病也。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

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禴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

遠矣。而愚者以爲禴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并竈門戶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

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赤地二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

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王念孫云。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禮儀部三十四。獸部八引此。並作故

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今本葬之下。脫去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文典謹按

意林引此文。作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蓋。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蒙之以衾。牛有德於人者。死葬之以大車。

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蒙之以衾。牛有德於人者。死葬之以大車。

故炎帝於火死而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禹勞天下死而爲社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后稷作稼穡死

而爲稷稷周弃也○王念孫云炎帝於火本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史記孝武紀索隱藝文類聚火部

廣韻竈字注引此並作禹勞天下勞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今本無力字者

後人誤以爲衍文而刪之耳古者謂勤爲力大雅烝民箋力猶勤也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泰族篇曰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

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並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

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所引卽淮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

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

香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並作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此鬼神之

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

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窺竈之屬有功於

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孫詒讓云此注譌撰不可通以意求之祭田爲宗布謂出也當作祭星爲布宗

布謂此也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卽高所本今本星譌田此譌出又挽一布字但高釋宗布之義並凡說

難信竊疑周禮黨正之祭禁族師之祭酺鄭注云禁謂零禁水旱之神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黨宗

酺有聲近字通禮記祭法零禁禁亦作宗禁酺並禳除裁害之祭羿能除害故託食於彼義亦正相應也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儻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

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七引作楚王佩玦逐菟，馬速玦破乃取兩玦重而著之其破疾愈。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眦不若鼠，蚌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八引作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螽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卷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

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于洞同。○王

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即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己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並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爲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爲萬殊。案上文既云物以羣分，此無庸復言。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分爲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

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也。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王念孫云：莊本改亾爲存，正與此義相反。稽古

太初，人生於無。○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當太初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莊遠吉云：御覽此能反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

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分尸也。尸，主也。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

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也。朕，兆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

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

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王引之云：詞，當爲詞。凡隸書可字

之在弱者，或作可。漢魯相史晨龔孔廟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作柯。故詞字或作詞。形與詞相似，因誤爲詞。詞謂相讓詞也。動有章則人詞之行有迹，則人議之也。說林篇曰：有爲

則義多事固苛。高注曰：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詞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韻。爲讀若譌。淮南傲真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故此

及說林篇：皆以詞議爲韻。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閻闔弑僚，慶忌勇健，亾在鄭韻。若作詞，則失其韻矣。

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楸。楸，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陶方琦云：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許注：楸，大杖。以桃木爲之，擊殺羿。是以鬼畏桃也。按說文：楸，枕也。謂大

杖也。依元應引補入通俗文：大杖曰楸。開元占經中官占引石氏曰：天楸，五星。天之武備楸者，大杖。所以打賊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高注：桃部地名，與許說正異。顧氏曰：知錄謂淮南子詮言訓作大杖解

于說山訓，作地名。解一人注書，而前後若此。琦按此子路殖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人莫不貴其所

有而賤其所短。○王念孫云：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爲脩字之誤也。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然而皆

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蝮貌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

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王念孫云。物莫不

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傲真精神。三篇注。及周語。晉語。注。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今本莫曰。行不字。因上文兩不字而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與爲何。爲古讀。若譌。

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皆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若所

當爲和。注同。和與奇。爲移。虧。爲韻。奇。爲移。虧。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秦

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本行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秦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

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刑。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

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當爲和。之治爲韻。和權施宜爲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權在元部。歌

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秦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

泰族又云。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秦

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秦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衍身字。因下文而衍。天誤爲夫。

和誤爲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爲韻。和何爲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

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以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

用害性。

○王念孫云。劉本無下用字。是也。此因上用字而衍。○俞樾云。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是其證。

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

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

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

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

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

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凶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

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

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

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

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

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

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

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

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

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

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

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

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持舟職者謂近岸爲歛遠岸爲張也○文典謹按莊子

歛歛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營之釋

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亾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

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文典謹按智不足免患與下愚不足以至於失不一律足下當有以字羣書治要引正作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

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

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幾作近聖人不爲可非之

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

之不攘也攘却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

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亾矣修

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王念孫云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無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

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字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故用兵者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

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有下有乎字。故治未固

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倒也。○俞樾云：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平。秦

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固於無非，言爲治未必不亂，爲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轉

迂。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陶方琦云：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

言危難不可行。○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險言危難，致不可行三字。說文：險阻難也。說正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秦穆公勝西戎，楚勝乎

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莊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王

云：勸下而字，因下句而。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俞樾云：常與尙通。史記衛綰傳：尙盛

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

賈子宗首篇尙作常，並其證。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

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道，不豫謀，不

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王念孫云：善當爲好，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

耳，好醜道爲韻，始已理爲韻，謀時期爲韻。得福則爲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王念孫云：旁字義不

旁字作旁，是也。俗書奇字作奇。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

引之云：貴當爲責，字之誤也。此言爲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

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俞越云。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知此亦當然。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王念孫云。受當為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與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人。上文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即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為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受名。道不脫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傳云。唯滅迹於人。能與而同。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行。道與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王引之云。貨當為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用慮而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賢。則治不修。故而不事。不須時。○王念孫云。賢當為賢賢。賢賢草書相似。賢者大戴禮。賢誤作賢。賢與為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是其證。又下文。無須與忘為賢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與忘。其為賢者。必困於性。無須與中。不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內脫其字。下二句內脫為字。為容與為賢相對。立名於為賢。而必為儀容。則形不勝勞。故曰。必累其形。脫去為字。則文義不明。賢字又誤為賢。此即承上欲立名於為賢。而必

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為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為質文子作夫須與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是其證治不修故則

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事

之敗也不足以斃身○王念孫云不足以斃身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斃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故重為善若

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

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俞越云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

證時則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全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為全矣汜以為有欲者

論篇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為信金亦璽字之誤被璽誤為金此璽誤為全其誤正同以為有欲者

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己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人能接物而不

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公孫龍樂於辭而質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鄧析巧辯而亂

法鄧析教鄆人以訟訟蘇秦善說而蘇秦死國○王念孫云國當作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善說而不俱回子產誅也蘇秦善說而蘇秦死國○王念孫云國當作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句相對為文若讀蘇秦善說而蘇秦死國○王念孫云國當作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道為文若讀國由其蘇秦死國○王念孫云國當作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

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

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俞樾云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荷子性惡篇雖其資極湯武之王也遇桀紂

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陳觀樓云。外釋交之策。當爲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爲援。是其證。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數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行道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念孫云。劉本忠作惠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爲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爲惠與爲暴相對。主術篇曰。重爲惠。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旣數變矣。俞樾云。上。身字當作人。汜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

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僨而辭助自僨受傍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禦強敵○王念孫云圍當爲圍字之誤也圍與禦同劉不杖衆多而專用身

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末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

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孫詒讓云脩當爲循言道術可循守也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衆人勝欲欲

之而耐勝止也○王念孫云勝任中言聖人任心衆人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衆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衆人

任欲也下文曰食之不寧於聽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高注三關謂食視聽今本正文

三關作三官注作三官三關食視聽皆後人以意改之也主術篇曰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

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爲制者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

其所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此所謂聖人勝心衆人勝欲也說

文勝任也任與勝聲相近任心任欲之爲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爲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李春

篤作戴任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爲勝敗之勝矣如高說則

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乎又解衆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

作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

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

然即所謂任理也呂氏春秋適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爲勝理也高注曰理君子行正氣

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爲情欲義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爲勝敗之勝故多抵牾矣○文與

小人行邪氣○文與謹按御覽七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文與

覽引重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

損欲而從事於性。○王念孫云此本作故聖人損欲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為從事於性則似入股中語矣文字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

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瘞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

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殮非不澹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

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俞樾云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

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字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文耳目鼻口此文上言

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文止言耳目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

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瘞疽之發而豫備之哉○王念孫云邪氣因而不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

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生者自誤為因隸書因或作回與白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夫函牛之

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昆山之玉璣昆崙命也璣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

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處尊位者以有公道

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

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

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王念孫云在

智當爲任字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而任言已不能使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未有使人無智者。敵國遇而無

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于己。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已不能

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

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

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王孫念云。滅當爲臧。沒當

作滅。形與滅相似。書與沒。草書亦相似。臧古藏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後有形。故

曰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沒。則義不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文子

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王念孫云。劉本依文子。改弗

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是其證。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王念孫云。劉本依文子。改弗

改非也。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簫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鐘。亦謂鳴鐘。鐘也。劉誤

以聲爲聲音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亦聲也。此謂聲音之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

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俞樾云。先字衍文。先即倡也。言倡不必

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

自然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如鷹一舉千里。則形枝葉美者。害根莖。能

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孫詒讓云。莖。文子符言篇作莖。與該之協韻是也。莖。莖形近而誤。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

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崑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指道之人

直己而足物。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為百姓故生之也。不為人賴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子也。故

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子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

理。也勝理去之。而為受名。名與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王念孫云。理也勝理去之。

符言篇改怨為惡。案劉改是也。譽與毀對善與惡對。道藏本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

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

寄也。能不以下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

天下則可寄天下。道應篇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考。偏亾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焉與則同義。詳見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道藏本劉本朱本並作焉。茅一桂不解焉字之

義。而改焉作為。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

於謀。智遠於事。○俞樾云。遠讀為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遠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劇本作遠。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

所生。乃反愁人。七百三十九引作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

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為狂生。○王念孫云。李善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曰。淮南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鑿者非元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

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為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握。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為臺之誤。而改臺為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為持無所監。並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

甚矣。其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

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

道○王念孫云怨無所滅文字道德篇作無所怨憾是也道固當誅故受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

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王念孫云屈奇猶塊異耳閩官閩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

分爲兩義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二又十五引許注屈短也義長也按二注文正同漢書○川惠

王越傳謀屈奇注屈奇異也說苑君道篇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許注以屈爲短即說文屈無尾也之訓

以奇爲長即漢書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

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

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豈故者遭時宜而故不得已

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爲悲麗善博者不

欲牟博其棋不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也○王念孫云捉當爲投投得其齊謂投箸也

謂行碁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投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

捉字或作捉二形相似故投誤爲捉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此正作投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

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馳者不貪最先馳競驅也○劉瓛云馳音救切○莊逵吉云馳即馳字

有馳字除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宥內注皆訓爲競馳與高誘注正合非馳之省文也○王念孫云劉注及

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既本於高注則讀馳爲胄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善無音寫者

脫之耳馳之言逐也逐馳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如字部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一音胃海外

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逐音胄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曰逐故高注言競驅若是馳字則但可訓

爲驅不可訓爲競驅矣與人競驅故云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馳謂之馳競驅謂之馳一從

聘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馳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馳謂之馳競驅謂之馳一從

粵聲一從由聲馳從由聲與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

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御覽八百二

十九引注云。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

賈多端非一。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不能達也。○王念孫云。通

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為韻。道守為韻。改達為有。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

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文典謹按。荀子勸學篇引此詩。淑人君子其儀

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

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為七絃也。南風愷樂之風。周公殺牖不收於前。前足。牖骨。徐廣曰。牖臂。說文解字云。牖臂羊矢

也。吳人沈彤云。解字誤。豕為矢。令人難解。蓋謂羊豕之臂耳。○王引之云。大雅既醉箋。殺牲體也。牲體多

矣。不應獨言牖。牖當為腴。奴低反。凡隸書。脊腹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腴誤為牖。說文。腴有骨醢也。或作醢。

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醢。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麋。麋鹿。麋麋。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

是也。殺俎實也。腴。豆實也。殺。腴猶言俎。豆耳。殺。腴。鍾鼓各為一物。文正相對。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違啓處。無所移之也。違。暇。啓。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

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俎豆之列

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王念孫云。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

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無害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蓋為劉本所誤。

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為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其旨矣。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

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

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莊達吉云。吳處士江聲云。之下文當是。攷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藏本如是。故不遵改。○文與謹按。吳說是也。御覽四百九十六引作三人同行。二人相與爭。智者各目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遇必從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兩人相鬪。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鬪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誦。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文典謹按。此謂狂人。本作此之謂狂。與上文此之謂狂。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執羔麋。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洪頤煊云。行成獸。言有迹可法。○俞邁云。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獸疑獻字之誤。隸書獸或作獸。見桐柏廟碑。形與獸似。故獸或誤爲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獸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份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不可通矣。止成文。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詭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藟牛。弗能甘也。○菰。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

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樂佚而憎勞，所在也。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

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

而無概於志。度隱也。澗灌也。己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嗾，大

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

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王念孫云：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

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閒世篇且以巧鬪力者始平陽，常卒平陰，以禮飲酒者始平治，常卒

平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平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即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鬪力者始

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

或作卒，本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誤為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漢書游俠傳：其陰賊著

於心，卒發於睡。今本卒字竝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半，而為大耳。○俞樾云：王說是矣。惟調之言

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編。玉篇：多部，編丁么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編。言

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

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所以欲爭，滿不滿之間。○王念孫云：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

繕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樂之失刺，之樂飲酒

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

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

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

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

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葷。席之先所從生。出樽之上。玄酒。樽酒器。所尊者。

玄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先黍稷。木豆謂之豆。所盛黍稷。不調五味也。○王念孫云。此本作席之上。三

字連讀。先蠶簞三字連讀。下三句並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為謬矣。藝文

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並引此。席之上。先蠶簞。樽之上。先玄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

先太羹。是其證。○文典謹按。初。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

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鏢石流金。

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于火。○王引之云。火弗為衰。其暑暑當

可言暑。且熱與烈為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熱。則又與

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字互誤。已與今本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為衰。其

熱質有之也。之當為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為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定。因誤而為。聖人常後而不

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

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其時。失其時。非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

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

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

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于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

天下無窮爾滔矣。

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王念孫云兩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也。余字俗書作爾亦相似。亦誤為爾。後人因改為爾矣。

以數雜之壽

雜也。從子至亥為一。○莊達吉云太平御覽引作以數。壽有注云。而猶至也。或作。○憂天下之亂。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泣不能使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

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

○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作龜三千歲。蟬不過三日。龜三千歲。吐故納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生三日死也。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

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

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

德。○王引之云。累積其德。當依文子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

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書者又誤讀累為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

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故神制則形從。神制

也。情欲使不作也。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俞樾云。文子符言篇。作故神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申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

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于內。以謂之太沖。沖調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于內。以謂之太沖。沖調

卷十五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論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得也。○文典謹按。御覽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

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文典謹按。御覽九有

蹶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

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文典謹按。北堂書鈔。鏃鐵而為刃。貪

味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文典謹按。御覽二。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

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文典謹按。御覽。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王中相絕滅。○俞樾云。此當

余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

泉黃帝。顯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觸不周山。○莊遠。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

鹿在。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于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啓攻有扈。禹之子

扈于甘。甘在右扶風郡。○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水作浦。舜伐有苗也。啓攻有扈。啓伐有

十一引注。甘在右扶風郡。作在右扶風郡縣也。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

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

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

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

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

天下廣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王念孫云大當為天字之誤也論與倫同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論或為倫釋文論音倫也倫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為倫未達假借之義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論語微子篇包咸注言為天道之所不取也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所為立君者以禁

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獪獮獪之類養禽獸

者必去豺狼。○俞樾云主術篇夫華驅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狼契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狼亦當作狼契蓋獮獪能食魚狼契能搏獸故獮獪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狼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文典謹按主術篇豺狼之當為狼契有御覽可證故王氏云然未可以彼例此豺狼非人之所養獮獪又豈人之所養哉俞說未安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

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

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蕪五穀蕪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文典謹按御覽引

毋捕民虜作無捕虜民毋收六畜○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當為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司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

馬法仁本篇亦云某國為不道征之○文典謹按俞說是也御覽引無兩以字是其證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

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俞樾云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誤作衛身死族滅

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

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浙瀆也

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莊遠吉云：御覽作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

不設渠壑，傳堞而守。城上女牆也。堞，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俞越云：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以日，使成文義耳。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

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

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

道者，體圓而法方。○莊遠吉云：御覽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莊遠吉云：御覽變化無常，得

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

其門。○王念孫云：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爲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或相通，說文翼從袁聲而唐風林杜篇獨行翼與葦姓爲韻，齊風還篇子之還兮與

閒肩假爲韻而漢書地理上引作子之營兮，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爲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俗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

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曰：螻蟻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變奪后命，王瓜不生，困於百姓，漢書賈禹傳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

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外戚奪掉，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曆兮不見，太玄進次二曰：進以中刑，大人獨見，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嘒嘒，樂淫行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

林姊以元耕二部通用，形字正與端爲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

故也。而道不可勝也。○俞樾云：高注曰：言萬物可勝也。而道不可勝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訂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莊遠吉云：御覽引作象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莊遠吉云：御覽引無之字。○王念孫云：刑並與形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

（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刪）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凌沮

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

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度，獲誤也。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

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也。處大而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或曰：宇中四字也。六合，六合內也。莫不順比。

道之浸洽，溥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楛質也。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

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鬪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下支。騎不

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

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王念孫云：同

欲相趨，趨七句反，向也。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下句脫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爲文，且利死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惡助爲韻，欲與助則非韻矣。古韻欲趨屬候部，惡助屬御部，故欲與助非韻。史

謂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誼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是其證文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

慮天下爲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闔要遮者斥候也同所利也同舟而

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杼船捷疾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

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

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

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文典謹按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文典謹按書塞邪隧○文

按書鈔引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

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

當鼓鐔相望鐔鐔于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王念孫云兵交當爲交兵文子上義篇此用兵之次

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俞樾云解贖當爲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

續是維枹縮而鼓之引此作縮枹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枹字本在縮字下故高注先釋縮後釋枹因枹字

誤在縮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枹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縮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更言維也○陶方

琦云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許注縮貫也按說文縮惡也桂氏說文義證云惡即貫之譌文玉篇亦云縮貫

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

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

馬良畜積給足士卒般軫般衆也軫乘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曾國藩云勝亡焉猶云勝不係乎此也全不係乎此也明於星辰

日月之運刑德奇資之數奇資陰陽奇祕之要○莊遠吉云說文解字云該軍中約也又漢書有五音奇

爲軍中約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

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謹慎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尉領衆也尉領衆也前後知險

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陶方琦云史記索隱二十四引

漢書李廣傳遠斥候未嘗遇害是也隧路頭隧道也亟言治行輜治行輜道路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

輯并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輔空脩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與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與衆在軍之後者凡

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王引之云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寫者脫其一也兵甲治

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伍以下乃是尉之事耳司馬也尉也候也司空也輿也所謂五官

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官名與此

略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秦官諸屯衛候司馬皆屬焉續漢書百官志大將

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通典兵類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候

四百人立司馬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

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

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

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

取也。沅湘，二水名。○文典謹按昔者楚人地，初學記：地部中引作昔荆楚之地。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郟淮。巴蜀，郟淮，地名。○王念孫

後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部十三引此，正作郟。郟，沅湘潁泗水名。巴蜀，郟，皆地名。漢郟縣，故城在今郟州東北。下郟，故城在今郟州東。二縣相連，故並言之。史記：楚世家

亦云：郟，潁、汝以爲洫。洫，溝也。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之險。縣之以方城。縣，落也。方城，楚北

肆無景。肆，極也。極，溪之深，不見景也。○王念孫云：御覽引作山高尋雲，寬豁深肆，無景是也。豁，深二字連

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祜傳：高，地地形便，卒民勇敢，較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鍛短鎗。短鎗，小矛也。○

山尋雲，寬豁深肆，無景，卽用淮南語。地形形便，卒民勇敢，較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鍛短鎗。短鎗，小矛也。○

嚴經音義：上引許注，鏃，小矛也。按說文：鏃，矛也。訓同。方言：矛，吳揚江齊爲前行，積弩陪後。弩，連

勁疾如鏃矢。鏃，金簇箭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王引之云：鏃，當爲鏃。注內箭羽，當爲翳羽。皆字之誤也。爾

雅行葦篇曰：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曰：鏃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曰：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

後，隱元年穀梁傳曰：聘弓鏃矢，不出竟。場鏃矢，亦作鏃。士喪禮記：獵矢，一乘骨鏃，短鏃，是其明證矣。下

故鏃矢之字，非誤爲鏃，卽誤爲鏃。齊策疾如鏃，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鏃矢，亦是鏃矢之誤。

高注以鏃矢爲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鏃矢，索隱引呂氏春秋：貴卒篇：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

而至今。今本呂氏春秋：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鏃之誤。郭象音：族非也。弱冠子世兵篇：發如

鏃矢。鏃本或作鏃，亦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陶方琦云：史記集解引許注：垂沙，地名。按垂沙，不誤

千數。史記作垂沙，衆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王念孫云：大當爲支，字之誤也。汜論

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

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與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

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賞民之三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

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懼賴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

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縣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棘棗

酸棗也矜矛柄也王念孫云棘棗本作懃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

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為酸棗改懃為棘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柅柅柅柅徐廣曰懃棗

也而善反說文曰懃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懃棗以為矜索隱引作懃棗而酸小棗之周錐鑿而為刃周

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懃棗明矣下句注云懃矜以內鑽鑿然即懃字之誤周錐鑿而為刃內

也懃矜以刺擗策奮儋鑼擗刺銳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螿動雲徹席卷

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

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水有共頭山名在河至共頭而墜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

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

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四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

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

之所制者廣王念孫云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

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深則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

千里之地而亾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

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侷則有數者禽。無數。孫云。劉本改者。乃戰湯。

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侷則有數者禽。無數。孫云。劉本改者。

侷爲勢侷。案劉改非也。者當爲智字之誤也。者智下牛相似。又因上下文者字而誤。力敵二字。承衆者勝。寡而言言衆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侷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

爲勢侷。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復矣。數謂兵法也。證言篇曰。慮不勝數。事。凡用兵者。必先自廟

不勝道。故曰智侷。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

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

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認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

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

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

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浪詘伸。不見朕愆。注。引桓譚新論曰。玄者天也。釋名曰。天謂之玄。言如

星之耀。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風伸。不見朕愆。是其明證也。

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爲韻。管子形勢篇。受辭者名之運也。與尊

爲韻。越語。廣運百里。章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卽廣運。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

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管子戒篇。四時云下。而萬物

化云。卽運字。說文。鳩一名運。日。劉逵吳都賦。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注作雲。日與聲爲韻。若作逐。則失其韻矣。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也。○文典謹按。海

外西經龍魚伏如狸。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王念孫云：此本作發如疾風。疾如駭一曰蝦。一曰鼈魚。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王念孫云：此本作發如疾風。疾如駭亦森之誤。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秋風。發如森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森風去如收電。顏師古曰：森，疾風也。故月令：森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即電字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為句，以生擊死四句之上，加一當字，則義不可通。故於駭龍之下，妄加注釋耳。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者也。案海原文也。楚辭九歌：凌駕以軼駭電兮。駭電與森風事正相類。故以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亡逐遁若飄風。飄與森同。月令：森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為飄。月令注：作回風。為森。漢書：劇通傳：飄至風起。顏注：飄，讀曰森。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書云：至如森風去如收電。義並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為駭龍，又加當字。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不用達。○劉績云：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

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

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

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

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鏡之與輪。輪。鞞鼓聲。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

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

旗靡。當者莫不廢。滯崩。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

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鎔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

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鎔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

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王念孫云。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視。力。義亦不可通。刃當爲戮。寫者脫其牛耳。說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之暱。古音在職部。故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與北爲韻。小雅。苑柳篇。無自暱焉。與息極爲韻。是其證。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念孫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諧。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矣。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駢之足。駢。馬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亾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莊

云御覽引權作鈴。下知權事。權同程文學云。鈴當作鈴。爲是。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莊遠吉云。御覽引硤作狹。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寬。却笠居。○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羊腸道。○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羊腸一屈一伸。此二注別本亦或有之。發笥。笥。竹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王念孫云。却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笠。笠居。是也。笠。笠與龍蛇相對。爲文。謂山形。偃覆如笠。笠。故高注有偃覆之語。今本作却笠居。注云。却。偃覆也。笠。登。太平御覽引同。案。却笠

二字文不成義訓却為假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注內登字即登字之誤疑當作假覆如籩笠發
筒二字於義無取發筒當作魚筒羊腸魚筒相對為文高注發筒竹筒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
筒二字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
注引此並作魚筒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筒二字 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意

亂飢渴凍渴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擠排也捨捨欲臥也揭揭欲拔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

釋文搖本又作搖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搖注內欲臥當為欲仆亦字之誤也搖搖者動而欲仆也
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武王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

此正作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搖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平襄羊因誤而為捨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
搖者夫或搖之捨亦搖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捨搖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捨字

引淮南子推其捨捨擠其揭揭不此謂因勢善用間諜言軍之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蕃隱匿其形○
知其字而以意為之斯為謬矣

遠吉云御覽出於不意○莊遠吉云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王念孫云設蔚施伏當作設施蔚
作隱遁其形御覽意作慮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人有對太

平蔚伏可言設蔚伏不可言設蔚也且審錯規慮設施蔚伏相對為文若作設蔚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
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蔚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人有使

字於義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撓撓揉也○莊遠吉云御
為長

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更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
王

念孫云失當為時聲之誤也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錯得時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

明於必勝之攻也○王念孫云攻當為數此涉上下文攻字而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
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

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王念孫云持

當為待字之誤

也。隸書待持二字相似。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古文待。爲持。大戴禮。禮三本。篇待年而食。荀子。持手而食。待猶禦也。言以治禦亂也。待與禦同義。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待諸乎下。作持。則非其指矣。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卽淮南所本文。選五等論。以治待亂。尤其明證矣。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

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

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

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

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陔。右陔。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

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鎗。車不及轉。轂。王引之

不可通。鎗當作趨。隸書趨字作趨。見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與鎗相似而誤。淮南書中趨字多有作趨者。諸本多改作趨。唯藏本未改。故知鎗爲趨之誤。人不及步。趨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入聲

則音促。正與上下文之木。遼。轂。木角格爲韻。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

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王念孫云。開當爲闕。寒暑無所不入。故不可開閉。作開則義

不可通矣。俗書闕字作開。開字作闕。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光下。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

寄。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

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

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結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

無形。

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

○俞越云：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搏字。

之誤也。說文手部：搏，圍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玄中次六曰：月闕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卽此文搏缺對文之證。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

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撻。撻，搥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

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

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

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

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

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人下有和字。凡此四者。兵之幹植

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

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

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智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

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

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

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關關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回之淵至深者賦注莊子釋文引許注九旋之淵至深按文選注引有欵文莊子釋文引淮南許注作至深也欵文又甚說文淵回水也又旋下云回泉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

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

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

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籥籥籥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籥籥箭竹也出

策云攻城之費百姓理穰蔽舉衝櫓穰與櫓同若櫓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櫓櫓即是矢則其義不可通矣後人不知櫓為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為不能獨射以牽

合櫓字又改高注之櫓大櫓也為櫓櫓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

正作腐荷之櫓陳禹謨依俗本改櫓為櫓下不能獨穿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櫓下引此同又引高注

云櫓大櫓也又今本不能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並引作不能獨穿今據以訂正 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

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十五引假之作若不假以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舉

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孫詒讓云注以不駕釋虛舉則舉疑當作舉即與之俗大遲宋

本作大遲疑當作大遠注同此似言疾風能飛屋折木而虛舉不能自下大遠而上高丘必藉人力推之

以喻兵勢之得失注釋虛舉亦云風疾飛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

之則與人之有所推之文不合殆非也 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况以

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其上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

從言兆聲廣雅釋詁詭誘也 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為青龍參井為白虎星張為朱雀斗牛

星張此順北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為生下者為死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

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

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

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慮焉不慮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

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即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

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

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屬屬如夏。湫漇如

秋。興疑如冬。典常疑正也。常正於冬也。○俞樾云。高注曰。典常疑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爲頤。典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引。屬屬作闊。屬屬作湫。與疑作慘。惻又有注云。滔滔寬伏如春日之倡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

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也。覆其節制。斷割也。○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三引注。割下有之字。

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文典謹按。書鈔百十六。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擊並作驚。猛獸之攫

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王念孫云。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相復。當作噬。犬不見其齒。與上句相對。爲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迎逆。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敵家。○文典謹按。意林引。迎作乘。

而應之以張。○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文典謹按。北

引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

備。○文典謹按。意林引。作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而不知吾所入。若鬼無跡。若水無創。若雷之激。不可備也。

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王念孫云。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於義爲長。下句民之

所以必死者。義也。即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

是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文典謹按王說非也。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即上文因民之欲乘民之力。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之義。此文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三句相連接。而以兩民字兩義字爲之樞紐。若改民字爲必死。則句法既參差不齊。文義亦不相連貫矣。文子上義篇。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文義本不可通。王氏顧欲據以改不誤之淮南書。其失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泥矣。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兵家之精義。王氏未及知之耳。

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竝行。是謂至強。○文典謹按儀。文子義篇作義。當從之。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

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

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莊達吉云。御覽此視作事。下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

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王念孫云。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爲視。

○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二百八十一引正作上視下如弟。是其證。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

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

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寒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

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也。○俞越云。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釋詁。并同。

與卒同甘苦。勞佚飢寒。乃承上文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而言。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作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勞佚飢寒。效一勞字。此文佚更譌爲俟。而義遂不可通矣。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

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

食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文典謹按。意林引以其安危

也。○王念孫云，矢射當爲矢石，擊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勰新論

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共安危，上亦當有所字。○文典謹按，

王說是也。意林引，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

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

二積而上失其三望。○王念孫云，二積當爲二責，此因上文諸責字而誤。二責謂爲主勞爲主死，故曰主

百八十一引以作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

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者

○王念孫云古無訓敦爲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邱風北

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博

是也投高壺○文典謹按御覽引壺作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

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者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

兵負程也○王念孫云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爲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

春至且不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爲程式之程又爲程量之程儒行曰

蠶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爲主不願身見難不畏死

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衆寡故高注訓員爲程也

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

○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三引凌作枝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

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噤於辯○莊遠吉云御覽引噤作濫不推於方○文典謹按御覽引方作名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

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

○王念孫云：於當為旂。古書旂字或作旂。形與於相近。因誤為旂。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賊曾旂等千餘人。今本旂誤作於。旂冥情三字為韻。旂與精同。主術篇曰：

故至精之像。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旂。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爰旂。精目。漢濟陰太守孟

郁脩堯廟碑：師工旂密。即精密。是精與旂古字通。○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也。通動

靜之機。明開塞之節。

○文典謹按：文選永明九年策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曠弩。勢如發矢。一才文注引通字明字下。並有乎字。

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

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

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益。益陶人化為埴。陶人復變為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

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鷗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有

於治為亂奇。飽為飢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行。

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

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

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

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擗。卷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

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孫詒讓云：續。宋本作贖。上文亦云：察行陳。解贖之數。然不知解贖何義。注亦並無

說放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俛頭襖頭猶解讀爲直通之言也。翼輕邊利之透而利或前或也疑解讀解讀義同解讀亦往來通達之語猶解讀爲直通之言也。

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祿祥。正字後人所

加奇資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資之數。高注奇資陰陽奇秘之要。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是其證說。文作奇。依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眩竝字異而義同。

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塌。選班固西都賦注引許注塌埃

也。按今注。敷也。字依宋本補。說文塌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作者也。鎔鐵牢固。固植而難恐。勢利不

能誘死。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充盈榦強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辨亡論注引許注榦強也。按劉說文彊弓有力也。釋名釋兵矢其體曰榦言挺榦也。義正相近。

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穴舍。治壁壘。審煙斥。孫詒讓云。煙闔同聲。借字。上文云無刑罰

之威而相爲斥闔要遮。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渴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

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險則用弩。險可以

爲。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

必獨見獨知。百十五引作獨知獨見。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

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

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

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

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

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憍

悍遂過。憍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

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

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

難，願請子將而應之。○王念孫云：即當爲身。在將軍身爲句。今國有難爲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即字左

御覽兵部五十一儀式部一引此並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是其證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

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

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

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

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王念孫云：亦以垂一言之命，以當爲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旣以而

相因爲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無。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鬚爪，送終之

衣也。明衣喪衣也。在鬚爪，送終之於闔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陶方琦云：御覽

覽所引乃攷文明衣下攷去十字，送終衣，即今注送終禮。禮與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

決戰不願必死。○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藝文類聚五十九引決戰作攻於義為長。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

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引避作辭。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王念孫云。實當為寶字。

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此即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實。則義不通矣。且寶與保道為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如此。則智者為

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

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于軍中。言有罪。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

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

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天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

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卷十六

說山訓 山為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于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曰。以無有為體。無形。以無有為體。魄體也。○莊達吉云。御覽引作魂問於魄。下魄魄互異。

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知

孫云。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魂答曰。吾直有所遇之耳。今本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

唯有此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王念孫

云聞字涉乃內視而自反也。魄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今汝已有形名矣。○王念孫

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魄詰魄曰子尚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魄將反吾宗矣。○王念孫

魂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魂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魂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魄反顧魂

也。高解反吾宗曰魂將反于無形則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魂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魄反顧魂

忽然不見。魄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入於人。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不

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王念孫云學當為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

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則非其指矣。○王念孫云學當為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

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也。澄吐水。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

歲之鯉也。○王念孫云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

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並作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

字。堉雅云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王念孫云

文精之至也。而衍此文以鯉止喜。曾子攀柩車引輻者為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

行輻輳。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其母。聞乞人行歌聲。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

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頰下。似郇獄

魚。而身無鱗。出江中。○陶方琦云說文魚部。鱗字下引傳曰伯牙鼓琴。鱗魚出聽。定是淮南攷蜀志郇正

傳注及文選魏都賦注。並引淮南作鱗魚。即許本也。論衡亦作鱗魚。左思魏都賦亦作感鱗魚。皆用淮南

許本。高本作淫魚。與韓詩外傳同。○文選洞簫賦注。引淮南作淫魚。高本也。其別。荀子作流魚。大戴禮作沈

魚皆由聲
近得通
伯牙鼓琴
駟馬仰秣
吐謂馬笑也
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
介子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
鬻遺難絕糧介子推割肌昭之公

升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
有蛇從之而啖其口龍既
升雲蛇獨泥處龍以喻文公蛇以自喻也于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
故玉在山而草木

潤玉陽中之陰也
淵生珠而岸不枯
珠陰中之陽也
有光明故岸不枯
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一百二十
處于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徐廣曰一本無不字引許君說淮南云云是淮南許本作淵生珠而岸

枯也徐爲漢後人常親見淮南最初本所引許注塙而可徵
○文典謹按淵生珠與上句玉在山不相對
文子上德篇作珠生淵淮南荀子勸學篇蠙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蝮蠃一名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及大戴禮並作淵生珠與今本淮南合蠙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蝮蠃一名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人謂之堞一精專也楚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
○文典謹按御覽三十濁之爲閻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

聽雷者聾
○王念孫云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聾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聾注云中聾
意刪改之耳
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
道貴無爲也傷猶病也無爲而治者載無也
言無爲而能致

無爲者不能也有也
本作者有爲也
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
○王念孫云不能有也
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
是其明證矣
今本作不能無爲者即承此句而申言之
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

下立其功也故
人無言而神
無言者道不言
有言者則傷
道貴不言無言而神者載無
道貴無言能致其

也
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
道賤有言而多反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
無用者

中空處也
○王念孫云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爲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
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衍也
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
上文云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

無爲而治者載無也
皆與此文同一例
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高注故曰傷其神是以神字絕
句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

云云本在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下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竿籟三孔箭也以

成音也故曰念慮者不得臥又曰展轉伏枕寤寐永嘆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強自抑去念

所止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也忘二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物所以言也非其所常言也

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於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綠能效人言長主也○王念孫云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

字高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為長主之言則有言字即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

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俞樾云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為長主之言則未得

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教令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不知其言者知教人言之言也故曰不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為新迹神蛇非斷而復續而

不能使人勿斷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

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剝以下故曰能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闔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

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御覽九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漁者豫且捕

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越人學遠射祭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

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祭猶望也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祭天之法世

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十四引適作鑄御覽七十四引注言不曉射作言不曉參天之射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警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十月望日奪其光陰

不可以乘陽也。光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

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

千斤為蛟。○王念孫云。一淵不兩蛟。即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

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韓子揚榘篇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

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蛟。下引蛟魚之長。其皮有

珠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

兩。即爭。水定可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

下之。是以能上之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

不得還其本也。按二注異。高注。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

上一說與許同。當即許注也。○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反宗。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故曰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

也。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堞。遠之故也。埵堞。猶席駢也。埵。讀似望。秋豪之末。淪於不測

也。本也。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于秋豪之末。謂無。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

芳。性香。○文典謹按。御覽九百。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性浮。○文典謹按。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

休。性仁義也。○文典謹按。止休。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作止也。書鈔又引文子。君子行義。不為莫已知而止也。今本文子上德篇。作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亦無休字。休。疑衍文也。夫玉潤澤而

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外。表裏。近之而

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

以安寧。有眼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侯王寶之。為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陳成子恒之。

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弑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而得其所欲。所欲。

為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

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

而不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也。欲故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

傳也。○王念孫云。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篇。

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為見。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

○文典謹按。世說新語賢媛篇。爾行矣。慎無為善。引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文

按。世說新語注。引作對曰。然則當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曰。善尚

為不善乎。意林引作女問其故。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曰。善尚

注引。由。此全其天器者。性。○文典謹按。文選注引者。下有也字。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

○王念孫云。死市。本作市死。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並作市死。釋名。亦云。市死。曰棄市。○文典謹按。意林引作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

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

復處也。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文典謹按。夫死則言女妨。御覽七百四十三。引作嫁女於疾消渴者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廣韻。麻韻。廬字。下引作

廬屋之下。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為踏也。執獄牢者無病。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說。不可坐也。

故肥。刑者多壽。必無累也。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之。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守。治正性神內。聖人者

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也。○王引之云。至巧不用劍。本至巧不

駢拇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

也。即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今齊俗篇脫此注。即此

注所云。巧在 hands。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字。明矣。又

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 hands。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

作劍者。又後人據善閉者不用關鍵。善閉其心。故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人

誤本淮南改之也。善閉者不用關鍵。不關鍵也。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人

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

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擻之。見青蔥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人二

氣則成病。邪氣干正。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兼也。善射者發

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

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莊遠吉。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物固有近不若

遠。遠不若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流紫

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草根無所植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九十六引紫芝。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

則不行也。能使隨也。不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

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虵應於下。

同氣相動感不可以為遠月盛則羸故曰羸羸應于下月陰精也羸執彈而招鳥揮椀而呼狗欲

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氣召也召猶致也○俞樾云氣當作器莊子人閒世篇

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為氣之

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剝牛皮鞞以

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

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入者不敢

夜揭為見保者不敢畜噬狗子保城郭居也保饒人也不敢畜噬人狗也○洪頤煊云保酒家備也鬪冠

客甚謹為酒甚美著然不售酒酸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

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嚮而往酤而狗逆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是說其事高注非○俞樾云高

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亡者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為保雞知

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雞知

將且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鶴夜半而鳴也以無智謀不能免于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

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畏也○莊達吉云御覽一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為墨而朝吹竽不好樂縣

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闔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

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

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求美則不得醜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

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無所求，故以之同也。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沉於

淵。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弦高，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却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高也。○王念孫云：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

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亦無者字。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

聲。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諭無聲也。一說，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諭人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也。抗，舉

瓢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轅三人，兩轅六人，故事固有相待而成

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謂否，臣亦曰否。猶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

○王念孫云：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茯苓。以

下二句例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下有茯苓。今云：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者，變文協韻耳。上有叢菁，則知下

有伏龜。兔絲在茯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茯苓。亦非謂在

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爲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叢菁，下有伏龜，又

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年爲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

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

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上有叢菁，

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

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適名，故曰一槩而未得主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

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言相遠也楚王囚其獫而林木為之

殘楚王莊王放也獫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囚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殫宋君亡其珠池也中魚為之殫句法不一律御

覽九百十引作楚王亡其獫於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魚為之殫當從之藝文類聚八十四引作楚王亡其獫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為之殫白帖九十七為之殘作為之殊害又引注

云言殘林木以求之故澤失火而林憂憂見及也○莊達吉云御覽引作林木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

若絲下言若綸綸大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注

踰作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為越所殺也蕞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囚囚為周所殺也○王念孫云下

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脫之字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獨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

距公利也虛空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

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鐘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

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惑也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

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裏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王念孫云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王紹闡云其猶於也管子大匡篇

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謂召忽死賢於生管仲生賢於死是其例矣此文前後自作於中句自作其正見古人行文之法不拘一律也○文典謹按王念孫說是也宋本其正

於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薰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

曰幕翳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薰土籠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

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六十一引萬事由此下鈞有也字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

也水濁而魚噉魚短氣黃噉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言

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為之不采此云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有

猛獸園之有螿蟲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園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割漢

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義與此同且采與里為韻今本

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

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下段千木而秦不致伐之事則本

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

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辯見晏子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

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

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

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山上

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因媒而嫁而不因媒

而成為媒人以禮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以德親也○文典謹按御覽五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行不

合趨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邇人遠海水雖大不受茵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應也非此不得故曰水氣相

非其君子不容非其類也君子句在日月句前人不愛捶之手而愛己之指捶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

以捶巧故愛其手也謂捶手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鈞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也鈞釣鈞也

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鈞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也鈞釣鈞也

廣雅亦云鈞鈞也釣為鈞魚之鈞又為鈞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鈞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鈞為鈞故

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臨深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鉞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己之鉤注作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為鉤後人遂顛倒注文以洗之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為鉤釣鉤也以曲為附會而舊本之蹤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莊本同淺學人但知釣為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為鉤之別名故書傳中釣字多改為鉤詳見莊子鉤餌下○呂氏春秋重注非是惟之手與己之指義正相應江漢之珠與己之鉤義亦相應若作釣鉤則非其指矣○呂氏春秋重注非是惟之手與己之指義正相應江漢之珠與己之鉤皆喻不好有之為己用故愛之也鉤以玉為之故得與江漢之珠相對為譬釣鉤賤物豈其類哉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竭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殺牲以讓之吉凶之氣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

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為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也搏撻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為闔閭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莊達吉云桃部即桃格詮言訓注云桃格大杖以桃木為之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按部即格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默止事當以下今以言止言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疏放也雪除也涅黑也素白也○文典謹按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價也猶矢于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之縞至薄按高無注小爾雅廣服縞之精者曰縞史記韓長孺傳引漢書音義曰縞曲阜

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新論慎獨篇魯縞質薄縞之折軸與淮南許注義亦同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夏世不能上德苟任勞力而以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迴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迴殊正以馬之類明知

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即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被羊裘而賃，固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作破羊裘而賃，顧其事過也。衣貂裘而賃，顧人故曰其事過也。原文則謂破羊裘而爲人賃宜也。華眼而執賤，以潔白爲汗辱，譬猶沐浴而杼溷薰役，可異矣。又按貂裘御覽六百九十四、七百六十四引，均作狐裘。燧而負焜，燒薰自香也。楚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秀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齲，架跖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施如是者，則架跖之徒也。君子不爲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鎖邪而爭錐刀。○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三十一引，一毛作一手，錐刀作雞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三十一引，一旬餓無一旬餓，足餓困乏。萬人之蟻，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蹟爲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且下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目，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挾，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社，蠶雖家謂按：御覽四百九十九引，東家上有楚人有三字，哭之不哀，作哭而不悲，何愛作何憂。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見，歛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歛穴讀曰科也。○陶方琦云：宋蘇頌校淮南題，引許注：舟作周，按蘇氏校正淮南子，云：許子篇內多用假借，以周爲舟是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此，作見歛木浮而知爲周，正作周，知初學記引乃許本也。

攷工記曰作舟以行水。故書舟為周。鄭司農云周當為舟。許注淮南多用古本也。○文典謹按初學記器用部引見窾木上有古人二字。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注云音款空也。高注無云某音某者必後人注語也。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僂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

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驚截玉。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也。修進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礪諸而成器。或直言藍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五引礪

作濫。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礪。諸日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

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由此

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

已說在地形也。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

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背而不得。不知

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

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未有天地。生天地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

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已。平。因高而為臺。就下而

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芻狗之靈。而

得福。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祈。得食酒

也。得福。土龍待之。而得食。肉者也。○文典謹按高注。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上得字。衍文。文選應休。連

興廣川長岑文瑜書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徒於越而大困窮○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三十六引

越而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十七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菜夫渠也其莖曰

其花曰夫容其秀曰齒苞其實曰蓮蓮之茂者其花之○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中心曰蕙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

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弧言非其所宜也○陶方琦云御覽七百七十引許注桴

以渡也與木筏義同筏應作楫論語乘桴浮于海○馬注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爾雅庶人乘桴孫注方木置水中為桴也桴字又作箭廣雅箭也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虛

八引作欲無窮而不得○楚王有白媛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媛

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琴矯柱擁抱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媛號是也○王念孫云擁柱當

御覽七百四十五引○有先中中者也○有先中中者之徵精相動也高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

則為怨時與不時○不時夜也高古和字○文典謹按藝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

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引作

句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

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中恭然後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

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

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日康子肥裔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

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祿之去公室

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

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

醜託寄也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生先備眾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三人成市虎三人

而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一里能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言能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

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水居之蟲不疾易水○王念孫云食草本作草食草食與水居相對爲

食莊子田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信有非禮而失禮○王念孫云當作信有

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橋梁之下故辱其誓水

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橋梁之下故辱其誓水

至不去沒休而死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也禮庶子喪出母期孔氏子上名仲尼之母死喪門人問

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也禮庶子喪出母期孔氏子上名仲尼之母死喪門人問

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從而隆道汚從

而汚則妾能及乎是不爲也妻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

孝不過勝母之閭○文選吳季重答東阿王書注引立孝作至孝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

盜泉○文選按曾子立廉本作孔子立廉今本作曾子者涉上文曾子立孝而誤也水經注二十五引

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後漢書鍾離意傳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列

女傳羊子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注水經注引論語撰考識並云水名盜泉仲尼不激論衡問

孔篇說苑說叢篇皆言孔子不飲盜泉不渴爲曾子事也御覽四百二十六引此文所謂養志者也紂

曾子已誤然四百十三引曾子立孝不渴勝母之閭曾子可考曾孔互譌之跡所謂養志者也紂

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之問曾子作孔子可考曾孔互譌之跡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

爲之長 曠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數霜降。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

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云。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蓋脫豫字。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均化。

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髡屯犁牛。既擗以髡。決鼻而羈。髡屯醜牛。羈犁牛。不純色。擗生子而犧。尸祝

齊戒。以沉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祥之辭。祀河曰沉。○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

禿貌也。故高注云。科無角。櫛無尾。其實無角。亦可謂之櫛。呂氏春秋。至忠篇。刑莊哀王。獵於雲夢。射墮。兕

隨與櫛同。齊俗篇。窺而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即櫛字。說苑立節篇。作射科。維。維與兕同。集韻。兕。或作

謂兕之無角者也。太玄窮次四。士不和。木科。櫛。范望曰。科。櫛。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翰說云。科。櫛。木。首。杭

也。義與此科。櫛相近。櫛字。集韻。又音徒。禾切。故太玄。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曰。采芣采菲。無

與和爲韻。此與羈。犧。河爲韻。今誤作櫛。則失其韻矣。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曰。采芣采菲。無

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

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高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十。九。引。如。作。若。與。下。文。一。律。

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有

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見彈而求鵝炙。而見卵而求晨夜。雞。知。時。且。鷓。知。夜。牛。見

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鵝炙。我因其求炙也。見卵而求晨夜。其卵因望其夜鳴。故曰

求晨夜。○俞樾云。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

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卽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卵

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見麋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麋。讀

傳曰有蜚不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招簣稱死者浴牀上之柶也

也續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

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不依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

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文典謹按御覽四百九十九引分理下有也字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文典謹按御覽引作徐

偃王以仁義囚國囚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僮是偃謚居襄亂之世修行仁義為比干以忠靡其

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顛異者

寒凍顛之顛字亦如此○王念孫云寒下亦當有明月之珠出於螭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

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文典謹按文選西都賦注引許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

月也初學記麟介部引周之簡圭生於垢石○文典謹按文選西都賦注引許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

集詩注引作周之簡圭龜為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錡錘之冠履百金之

車六銖曰錡八銖曰錘言賈值小物有牛皮為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

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性情性動天地感鬼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

陽阿古之名俳善和也○王念孫云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為文不當更有必先

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並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陶

楚人謂曲也與許說同○文典謹按書鈔類聚御覽引此文欲美和者並作奏雅樂者此皆學其所不

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

所以誘而利之也。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蟬魚之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

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罾。繳大綸。罾短矢。繳所以繫者。罾網傳好魚者先具罟與罟。罟網傳

曰：散罟不入汙池。罟大網。詩曰：施罟濊濊。鱧鮪濊濊是也。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轆

轆所以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嚼，敗所為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為。禮

也。築有得事。謂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洪亮吉云：有虞氏已有瓦棺，則瓦非自夏始。周書云：神農作

陶於河濱，明舜時已有瓦矣。古史考云：夏昆吾作瓦，世本夏。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

臣昆吾更增加瓦器。昆吾係夏。堯時人故又以爲築作瓦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

不慈之名故。嬖母有所美。嬖母古之醜女而行真正故。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豔，故亡國

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嬖母有所美。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

也。○文典謹按：在洿泥之中，御覽。槃筮甑類在疇茵之上。雖貪者不搏。類甑帶搏取也。類讀甑之韻也。

七百五十七引作汙泥土之中。類皆無類字。類當作珎字之誤也。說文：甑，空也。空與孔通。玉篇：甑，或作珎。亦作望。胡圭古哇二切。甑

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璋珎雜於甑。望兮。璋珎與甑望美惡相縣。故以爲喻。此云：槃筮甑珎在疇茵之上。雖

貪者不搏，亦爲其惡也。見下文。珎字不得音甑。注當作珎讀。甑之韻，珎讀皆從圭聲。故讀珎如讀太。平

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誤作甑。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虛尚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

韻收入甑字。引高注：甑讀虛。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

處世不能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而收，故民欣也。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

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蛟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武官故曰縱之其所而已。○莊遠吉云：御覽

作縱其所之而已○王念孫云縱之其所而已○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文脫利字○困學紀聞引此已誤而注文其所利而已○高注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文脫利字○困學紀聞引此已誤而注文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四百七十七引作縱其所利之而已矣○有利字

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雜猶駁粹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恆也有相馬而失馬者失猶不知

也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今人放燒也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正作今人於燒是其證

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

都在今江陵北而人予車穀王念孫云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跪而度之巨雖可而修不足也

不足言其卑○莊逸吉云修各本作長依太平御覽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蘧緩趙簡子將伐衛使史

覽改又巨字作大○文典謹按意林引巨亦作大蘧伯玉以德化往視之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

故曰以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痤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

也病者寢席寢臥醫之用針石巫之用藉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覘覘在女曰巫石針所抵彈人雍瘞出

救鈞曰狸頭愈鼠雞頭已瘞鼠醫人瘡狸愈之瘞頭腫疾雞頭水中茨幽州謂之雁頭亦愈之也○陶方

也孫注畏之病也許高竝以狸制鼠之說相釋以鼠有從鼠之義也山海經脫屨之山植楮可以已癩郭

注癩病也淮南子曰狸頭已癩又御覽九百十二引許注狸食鼠按二注文異鼠即癩字爾雅釋詁癩病

愈○類相感志引許君注曰狸能執鼠故愈也是全文然食作執已作蜜散積血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

許注蟲食血按高無注斷木愈齧○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引注云啄木食齧蟲也此類之推者也推行膏之殺鼈鵠矢中蟬

也殺爛灰生蠟蠟漆見蟹而不乾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

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盡。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截也。物固有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遠，猶多也。○王念孫云：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文

按御覽三百六十引四目上有必字。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也。決，傷也。或斷臂而願活，願，反。○陶方琦云：史記索隱十六引許注：願，反也。按此乃舊訓，故同說林訓：偷肥其體而願近于死。高注：願，反也。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濡也。擊鐘磬者必以濡木，穀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文典謹按：御覽八

伏。故梧桐斷角，馬驚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王念孫云：但與誑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詭同，設詭詐欺也。說文：謾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不讓。說玉篇：湯何達可二切。急就篇：設詭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設詭，巧黠不實也。或謂之詭，設楚辭九

章或詭也。而不疑詭，詭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也。謾他與鬪爭相對，甚惟道藏本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鬪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相對，其謬滋。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倥廉也。倥，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不鳴乃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鑊，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濕，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俞越云：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爲韻，此以暑與莫爲韻，今刪暑字，則失其韻矣。上文曰：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

知燥濕之氣味氣為韻則此文以近論遠論知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

亦必有韻可知當據兵略篇補以近論遠論知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

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王念孫云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足躔地而為迹暴行而為

影此易而難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

俞越云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浣衣對文○文公棄荏席後黻黑咎犯辭歸○王

黻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况君乎請從此去故曰辭歸○王

引之云高讀棄荏席後黻黑為一句非也棄荏席為句後黻黑為句謂於衽席則棄之於人之黻黑者則

後之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蓬豆捐之席孽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

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復恩篇同○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也故咎犯辭

去按二注文散異當是論衡感類篇作徹藥墨此作一義解與諸家異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將

棄荏席後黻黑作二事高承用許注說韓子外儲篇說苑復恩篇皆以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將

懼命盡故感而悲也○王念孫云桑葉當為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庚信枯樹賦同鼎錯日

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所引並與枯樹賦同鼎錯日

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足貴周鼎不饜而不可賤○王引之云古無謂小鼎為錯者錯當為鑄

字本在鼎字上鑄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饜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鑄鼎也廣雅同

讀若聿說林篇水火相憎鑄在其間五味以和彼注云鑄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錯為鑄之誤明矣鑄小

鑄也小鼎謂之鑄小棺謂之鑄小星貌謂之鑄其義一也○文典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不用則鼎

用謂調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也輕重則衡低印物固有以不用

為大用者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為大用也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浴疑當作先浴以先祭而後

饜則可禮食必祭示有先饜而後祭則不可為不敬故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俞越

所先饜猶食也先饜而後祭則不可為不敬故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俞越

作勝說文肉部勝犬膏
吳也狗勝猶言狗臭
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溺死其神能為

大波為人所害因號陽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不仁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其望赦同所利

害異○王念孫云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為天天字或作天其字或作元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赦而多

殺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

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故而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也文王汚膺鮑申

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汚膺陷臂也鮑申楚相偃背偃成治言賢也陶方琦云御覽三

即虛陷義滂從夸得聲夸有虛義呂氏春秋禘諶鄭大夫謀於野則僂載

本生篤非夸以為名高注夸虛也故訓為虛禘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禘諶鄭大夫謀於野則僂載

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論語曰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

禘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

皆無徑字御覽三百七十七引脩人曰下亦有吾字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按意林引

近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者按意林引必於作當問寇難至蹙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

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蹙者走失其所也使蹙者語使蹙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望善食之而勿苦意林引此行大

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鱉屬動行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貞蟲之動以毒整

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鐸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

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撒不正而可以正弓。撒讀曰藥。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

而可以利。不正者撒。正者弓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爲上。齊讀蒜。邀之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

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麴靡勿釋。牛車絕麟。麴切。楚人謂門切爲麟。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

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曰勃也。○

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卷十七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隨劍於中流。刻於

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王念孫云。桅與汜聲不相近。備考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爲桅者。桅當爲楫。楫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桅字本作艇。廣雅曰。艇謂之舷。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並云。艇或作楫。桅字草書

作楫。因譌爲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引淮。音子。連契其舟。桅音汜。則爲俗本所惑也。

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或無有大于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

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蝮，蝮瘡則愈。故蝮者貴之。半璧曰瑣，瑣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瑣也。○俞樾云：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

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瑣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即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

槽。廣雅釋器曰：槽，穢也。玉篇巾部曰：槽，藉也。槽即槽之異文。又衣部曰：穢，小兒衣也。然則槽者疑是小兒承藉齒屨之布，故亦謂之穢。穢，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穢，小兒大藉也。即其類也。槽之裂布者，

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即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無古是其爲物至賤，然而躅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洪亮吉云：說文胡曹作衣曹氏，或即指此。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足以麗者淺矣。然待所不麗而後行，

麗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王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

念孫云：足以麗以亦當爲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王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

知所不知。游者以足麗以手，不得其數，愈蹙愈敗。猶沒也。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鳥飛

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俞樾云：文子上德篇作各依其

曰哀猶愛也。非是。○陶方琦云：文選謝惠連擣衣詩注引許注：寒蟬屬也。按二注文義然異。文子上德

作寒蟬得木許本，當同。與高作水鳥解者正異。文選劉鑠擬古詩注亦引淮南作寒蟬。爾雅釋蟲：蜩寒蟬

郭注：寒蟬也。似蟬而小，青色。莊子逍遙遊釋文：司馬注：惠姑寒蟬。母貽盲者鏡，母子蹙者履，母賞越人章

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也。越人斷髮，無用冠爲。椎固有柄，不能自楛。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爲，狗彘

不擇廝齷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也。顧，反也。肥，則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

之能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螂蛆，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于詹諸。殆，猶畏也。不

敢動，故曰殆于螂蛆也。○鳥力勝日，而服於騅禮，能有修短也。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騅禮，

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王引之云禮當為杞杞為禮後人因改為禮耳廣雅札甲也

今本札譌作禮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杞也崔謨曰札或作禮埤雅引此作離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

曰車編魚杞也鈔本太平御覽引廣雅作鸚札刻本作離禮亦是鈔本譌杞為札刻本又改為禮也今本

廣雅作鸚杞杞亦杞之譌鸚離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離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鸚鳩也然

則淮南之駘杞即廣雅之鸚杞也此六句以諸組為韻日札為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札之札徐邈音側乙反正與日字相協若作禮則失其韻矣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寄

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為天論語短綆不可以汲深

曰竊比于我老彭蓋謂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

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之讀勸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不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

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聲皆易恤無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

勇不鬪嫌快叫諫呼也不斲不自斲削豆簠簋籩豆之器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斲也○俞樾云大匠大

復自列簠簋籩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

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則之段字廣雅釋詁訓裂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

大庖不則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鬪一律說詳呂氏春秋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

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鉉者全以金鉉者跋以玉鉉者發鉉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鉉者提馬維家謂之

射百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掘律氣不安祥也○陳觀樓云掘即拙字也莊子

古拙字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

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第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舞者舉節

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一百十七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許

注熱如湯也按高無注高本當作暘谷許本作湯谷也說文

穀字下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樽桑。嗚字下。引商書曰。嗚谷。按乃洪範曰。嗚若之譌文。知許氏定作湯谷也。今淮南許高注。雜正文。用許本。而遺致其注。觀史記漢書注。引許注。如是。益信正文。作湯谷無疑。又史記索隱。引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文選蜀都賦注。及繆襲挽謠詩注。皆引淮南作日出湯谷。卽此處文也。漢書楚辭論衡諸本。並作湯谷。與許本同。海內東經。下有湯谷注。湯谷中水熱也。亦與許說同。說文湯也。熱水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爲急務矣。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其愚。水火相憎。鑕在其間。五味以和。鑕。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鑕。鑕。讀曰。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使冠。所以養。論讒賊。害所養。論骨肉。殺亦削也。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蝨。蝨。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屋。牆之壞。壁。瑗成器。礪諸之功。礪。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礪。讀一曰。廉氏之廉。鏐邪斷割。砥礪之力。力。亦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文。典。謹。按。御覽。五百五十一。及八百四十。引。瘠病竝作疾。疫於義爲長。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粟不熟。○文。典。謹。按。御覽。三十五。引注云。謂將取厚利。疑是許注。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絰。冠則戴致之。絰則屣履之。○王。念。孫。云。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爲。絰。字。之。誤。也。廣。韻。絰。絰。戴。物。也。絰。亦。戴。也。屣。亦。履。也。絰。之。言。絰。闊。也。廣。雅。曰。絰。闊。載。也。又。曰。載。闊。絰。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絰。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屣。二。字。此。以。意。

刪不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能惑不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懼之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疏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

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也文誠謹按文選求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澤多

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也竭盡也蓋非燎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燎輻未足恃也七百二引注云燎

也蓋骨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塞江也陶方琦云御覽三十六又三百四十六引注云

訓同御覽又引賈逵國語注曰璞塊也玉篇引淮南子非以一垝塞江垝塊也即采許君舊說○麀者見

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注云音朴土塊也淮南許高注無音某音某者此必後人所加也麀者見

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輒讀輒濟之設鼠者機動釣魚

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王念孫云

抗又誤為杭耳說文抗動也小雅正月簫天之抗我毛傳曰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抗鄭注曰抗

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抗紫莖抗字亦作胡晉語故不可胡也章注曰胡動也設鼠者機動

釣魚者泛抗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抗動則得魚也○俞樾云高說失之黍苗

篤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

毛鄭皆以任輦為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即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輻

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輻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衡

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四書故曰任正者輻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

任木之名義深戴侗四寸輻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

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正者輻也伏兔也衡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麀燕

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以說此文任動車鳴之義

而不能芳蛇牀臭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一曰愧怒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也奮厲以兔之走

使犬如馬則速日歸風言其疾也○孫詒讓云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馬之美者遺風

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

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之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

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

節非也非者非牛驢麋鹿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

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敖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王念孫云芝當爲芷字本作

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並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內則人

君燕食有芝桐虛植曰芝木芝也庚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桐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神

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爲聖王休祥而不以爲香草也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

釋天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菑蘭周官鬱人疏引王度記作芝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深林非

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

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

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揄步步上脫一字說見脩務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芝

若香草案芝亦芷之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

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列子周穆王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臬一曰蝦

臬藥亦作蝦慕羹言物不當爲用○莊遠吉云造即戚字故戚然改容亦作造然毛詩威施說文解

字作電麗云詹諸也詹諸即蝦慕矣○朱芹云鼓造二字切音爲臬則作臬者是望謂五月五日也舌之

與齒孰先礪也礪磨也錘之與刃孰先斲也刃先斲錘讀頓首之頓而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今蠲之與蛇

蠶之與蠟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蠶與蠶長蛇與蠟故曰異也○文典謹按蠟本作蜀作蠟者後人依韓

野說文引蠅亦作蜀廣韻燭韻蜀字下引此文正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驪戎以美女亾晉國女

作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蜀正字蠅俗字耳見也觀射者遺其觀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

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圍蟬圍車類圍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矍○莊遠吉云說文

絡絲也然則蟬圍即蠶字矣使但吹竽使氏厭窳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則其字

當從且不當從且說文但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閩祥閩二切引廣雅云但鈍也今本廣雅但誤作但辨

見廣雅疏證廣韻但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

閩祥閩二音並相近若然則但為但之誤也使氏厭窳氏當為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

似故工誤為氏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氐是其例也厭與壓同說文壓一指按也玉

篇烏協切秦族篇曰所以貴扁鵲者貴其脈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窳天

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窳擲下而不能成曲共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壓擲

工揜窳揜與厭同義同言使不善吹者吹竽而使樂工為之按窳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

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揜窳然則但氏

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為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

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窳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窳天下善鼓瑟者也

然而田連鼓上成窳擲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即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成窳也彼舉其人以實

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為之說失之矣無其君形者也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

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或作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王念孫云自藜藿本作自食藜藿

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出為客治飯自食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乳狗之噬

云為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也陳禹謨本食字誤在藜藿下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同乳狗之噬

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景曲則使響濁者聲也響濁則情泄者中易測

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此之類。躡越者或以舟或
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躡至也極亦至互文耳一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美佳。梨橘棗栗不同味而

皆調於口。適調。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藟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藟苗藟秀楚人謂之藟

覆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苳也。○王念孫云藟本作藟。注同。故注讀如敵戰之敵。注內藟秀本作藟秀楚人謂之藟

二反。字從由不從田。荻華如絮而不溫。故曰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荻或謂之藟。廣雅曰藟藟也。藟音他六徒歷

引陸機毛詩疏曰藟或謂之藟。至秋堅成。即謂之藟。是藟適一物也。其穗則謂之藟。故注云藟苗要術

楚人謂之藟。玉篇藟音他六徒歷二切。藟與藟一聲之轉。故幽冀謂之藟。苳也。幽風鴟鴞傳曰茶藟若

也。正義曰藟藟之秀穗也。藟若即藟若。藟若猶藟苗耳。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百卅部七引此。並作藟苗類

絮而不可以爲絮。又引高注藟藟藟藟。今本藟下皆誤作藟。說文藟艸也。從艸商聲。玉篇藟舒羊切。引字

書藟陸遂藟也。音義與此迥異。藟藟藟藟。今本藟下皆誤作藟。說文藟藟藟藟。今本藟下皆誤作藟。說文藟藟藟藟

不可通。太平御覽引此已誤。藟秀又改爲藟秀。而不知藟即藟字。藟藟藟藟。今本藟下皆誤作藟。說文藟藟藟藟

也。莊本改藟爲藟。而不知說文玉篇藟韻集韻之皆無藟字也。藟不類布而可以爲布。藟藟藟藟。今本藟下皆誤作藟

不爲災。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彘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

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復隨溝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羊肉不慕蠋。蠋

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王念孫云。下三句當作醯不慕蚋。蚋慕於醯。句醯酸也。
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嘗一櫛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
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
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
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

以為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

之外。是也。遠字即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

於小則失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砲面氣也。瘞疽。癰也。

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故耐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孫詒讓云。茂疑

引砲作砲。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榛巢者。處林茂安也。○孫詒讓云。茂疑

漢書揚雄傳。長楊賦。窟穴者。託墜防使也。墜防。高處。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文典謹按。御覽九

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主謂伐桀為民除害。故有榮名也。

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謫。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主謂伐桀為民除害。故有榮名也。

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孔子而

為之作師。故使小兒。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有文章。蝮蛇之捷來乍。

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洪頤煊云。乍當作笮。繆稱訓。蝮蛇之捷來措。漢書

梁平王傳。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笮耳。莊子。應帝王篇。孫云。繆稱。笮。狗來藉。釋文。司馬云。藉

與作古同聲。而通用。當以彼注為是。○俞樾云。高注訓。乍為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此曲說也。乍

與作通。當讀為斷。爾雅。釋器。魚曰斲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即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斲

斲也。斲。乃斲之俗字。斲者擊也。斲。猶之捷來斲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

措。刺也。刺。擊義亦相近。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也。天下弗能滿

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船以篙度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

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骸者也按二注文異方言所漁者走淵漁讀論語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以刺船謂之櫂說文新增亦有篙字曰所以刺船也

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粹純○文典謹按豹裘襍不若狐裘粹於狐裘豹當爲貂字之誤也本書說山白璧有考汚也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死篇貂裘而襍不若狐裘而粹是其證

謂死於兵也曲禮曰死寇曰兵釋名曰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周官冢人曰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城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爲兵故妄加戰字耳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爲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死及牛馬之血爲葬論衡偶會篇軍功之盜賊之輩醜吠狗醜猶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卒祀之故易爲黍肉易爲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于明也之則見也警警無目所見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察不可以求福也

○王引之云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于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注當作不可與鼈視之則見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弊是蔽弊古字通今作警者達而不聞秦策南陽之弊幽高注弊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弊是蔽弊古字通今作警者涉上文目字而誤太平御覽麟介部三引此已誤塞猶蔽也鄭注郊特牲曰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子上德篇正作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貌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目初不見父像故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爲足爲緣木○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三十三引作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緣木以安足藝文類聚九十六引作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緣木

青雀一名竊脂秦通嶠塞而魏築城也魏徒都于大梁聞秦通治嶠關知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發遣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以狂

不可再。逃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必以輪條。可以為纜。不必以紉。紉亦纏也。日

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稱也。植表而望

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常。道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

之。奉助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二十九引風雨。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枝

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莊達吉云。說文解字。有格字。云。枝格也。從丰。各聲。釋名。朕枝也。似木之枝。格

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淳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即枝格。二字高無注。義因為推廣之。當凍而不死

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不死。當暑而不喝者。不亾其適。亾亦失之。未嘗適亾其適。亾無也。言不凍不喝。何適

亾適。當作未嘗不適。亾適。上言不亾。其適乃亾。失之亾。此言亾適。乃遺忘之忘。忘字古通。作亾。要略曰。齊

於周室。甚惟寐亾之。並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亾。呂氏春秋。權動篇。是忘

不喝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為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則忘乎。其為適矣。莊子達生篇

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矣。莊子達生篇

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者。猶未適也。此即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亾適。云。亾無言。湯沐具。而蠶蠶

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廬屋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

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牡門戶。箭牡也。類賦。柳部引許注。屢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按二注。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

化。○王念孫云：二十二當爲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文典譚

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蟲多部一並引作三十二日。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按初學記

虫部引：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石出陰山。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

肥。菽名。類不可必推。知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水浸則破。竹揚堞而欲弭塵。

被裘而以翼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堞。土塵也。楚人謂之堞。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

○王念孫云：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爲無泉者。取其與難

字爲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爲韻。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

爲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且泉即水也。蠅象之病。人之寶也。始中

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蠅象之病。人之寶也。始中

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爲寶。○文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爲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

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一引注疾作病。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誰寶也。○文典謹按：宋本及御覽引

注人之並作。爲酒人之利而不酷。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儼。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

人以義較長。爲酒人之利而不酷。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儼。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

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酷儼而先自竭。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

先不達。猶以火投人。先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

西方之僕。鳥獸弗辟。與爲一也。○同也。僕國一膊炭。煖一膊。一撥之則爛。指萬石俱煖。去之十步而不

死。○百廿勛。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

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喻能濟少。少。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

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維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王念孫云：御覽疾病部四。噎

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即淮南所本也。今俗釣者靜之。置者扣舟。置者抑之。聖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

罟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罟讀沙縵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為

罟州名之為罟也○莊達吉云罟據爾雅說文解字當作罟今爾雅作縵謂之罟縵亦即縵字○王念

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罟字罟當為縵字之誤也注同說文縵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罔林聲字林

山沈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縵讀沙縵也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縵周頌潛

篇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縵也爾雅縵謂之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縵縵與縵同兗州謂之縵幽州謂之潛

方俗語有輕重耳望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罟者舉之

是也罟者下罟而得魚故言抑罟者舉罟而得魚故言舉○文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

與謹按意林引此文罟者扣舟作網者動之為之異作為道異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

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瘦骨節專車見小國不闕於大國之間畏見兩鹿不闕於伏

兕之旁畏見食也○文典謹按御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文典謹按御覽十

三引電作靈九百五十二引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筮或謂筮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與空木

隴筮與筮名異而實同若頭蝨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蘭芝欲修

而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

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勤者播植嘉穀以為饒富也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

按拯字疑涉注拯溺之具而衍御覽三百九十六引無拯字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

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為不出戶而塵堞之非其道○王引之云如高注則正文為其不

也非其道也相對為文為猶謂也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昧若謂不出戶而堞之則無是理也今本

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為韻若無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養之

非其道亦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對為文諸書多言藿羹無言羹藿者此寫者

與酒為韻

諷倒也。爲車者步行。本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爲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與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爲車馬之車，故又加爲字耳。陶者，本陶人，與匠人相對爲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誤。廬，與廬同。荀子富國篇：若廬屋妾，即廬屋。孟子屋廬子，廬韻作屋廬子。道職本劉本，竝作虛莊。改虛爲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蓋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虛，意林引屠者食羹羹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爲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也。用者不肯，穀立三十幅，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幅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俞樾云：文子上爲以富寵也。穀立三十幅，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幅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俞樾云：文子上立，是此文穀下脫虛而中三字。一幅，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穀中，三十幅在穀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幅皆棄，即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聚，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蘇秦步曰：何故。步，徐行也。趨曰：何趨。馳，○王引之云：馳字非原文所有，蓋後人見字書韻書，趨趙之趨音馳體，與音馳之趨相似而實非也。步爲徐行，趨爲疾行，故先言步後言趨。高注：步徐行也，正以別於下句之趨也。步曰何故，步與故爲韻。趨曰何趨，趨與趨爲韻。或曰：當作趨，曰何趨，今知不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也。○俞樾云：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有爲則議多事固苛，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見，議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其術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王念孫云：注訓提提爲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的的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與題同，說文題音提，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爲明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即莊子山木篇所謂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即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爲安也。

則既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俞樾云：王氏念孫謂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為善乎無提提為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射者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為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儀禮注曰：上白造緇曰辱。辱者汙辱也。故與白對。注家皆未得其義。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莊達吉云：鄭康成

御覽八百四。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齒。有不義之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十引無必字。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齒。有不義之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光不升俎。肩髀而脇肋不得升也。聊駁不入牲。純色也。中夏用簞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

不知下。未可以應變。○王念孫云：陵當為陸。字之誤也。陸與水。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山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雖異所。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

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用者同。○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也。○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觀樓云：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亂。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

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厲索御奔馬。○雍容恐失。若屢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蚘。馬蚘。幽

渠。蚘。讀。溪。徑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近。敗。清醯之美。始於耒耜。○清酒。周禮醴齊。是醴。讀。秦

渠。蚘。讀。溪。徑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近。敗。清醯之美。始於耒耜。○清酒。周禮醴齊。是醴。讀。秦

二十三引醴作英。又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

惡爲故。善猶宜也。○王念孫云。或惡爲故。本作或善爲故也。今本作或善爲故。黼黻在頰則

好在頰則醜。黼黻著頰上。望也。望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詩曰。衰衣繡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也。○

之也。今本議皆作譏者。後人以譏與宜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并改高注耳。不知古讀若俄。說見唐韻

正。與譏字不相協而譏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譏。與爲韻。爲韻。若譏。淮南俶真篇。立

而不議。與和爲韻。詮言篇。行有述則譏。與詞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譏。與禾爲韻。與宜字正相協

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爲冠則譏。詮言篇云。行有述則譏。又其一證也。○文典謹按。御覽八

百十五引裳。馬齒非牛。臚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

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王念孫云。少自其質。自當依劉本。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

之與矣。相去千里。○俞樾云。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乃。故字作設。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

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汗準而粉其類。腐

耳。文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汗準而粉其類。腐

鼠在壇。楚人謂中。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善或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

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陳觀樓云。大與大同。旱當爲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毋曰不幸。

甌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

不可言。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爲蟪。子子爲蜚。水蠶化爲蠅。蠅青蜓也。子子。兔齧

爲蜚。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爲蠶。蠶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兔齧蟲名。○陶方琦云。物類相感志。引許注。兔所齧沫著者爲蠶。如蠶而斑色。能齧人。按高注中。一說。卽許義。玉篇亦作蠶。廣韻同。曰似蠶而小。

青斑色能醫人。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燭燭。膏燭澤也。即引許君注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明有明味也。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言馬亡不

而求。麟。戶限也。楚人謂之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麟讀似麟。急氣言乃得之也。

故曰失。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礎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許注。楚人謂柱礎曰礎。按二注其勢。山雲蒸。柱礎潤。文異墨子備城門篇。柱下傳寫。寫即礎字。玉篇石部。礎。柱礎也。即本許義。○文典

謹按。文選江賦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廣。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絕交論注。引竝作山雲蒸。而柱礎潤。

論語曰。惡利口之覆。粟得水濕而熱。○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七引。無水字。八百。飯得火而液。水中有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四十引。無濕字。疑許高本異。而寫者誤合之。

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此自然之勢。○王念孫云。自然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證。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也。止。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

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四引。此文無足。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作不足有然之者也。作自然之音也。

林引。作鶴壽千歲。極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也。狂馬不觸木。獬

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

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

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

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

死續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文心所說毀舟爲枋心所欲毀鐘爲鐸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引道下有也字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文典謹按白

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文典謹按白

百詐成一信御覽四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

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俞樾云以字衍文高注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

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詩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

者欲與我市刺猶非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

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王念孫

道與牀相對燕與荆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

篤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

言精相往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吟於赤肉懸則鳥鵲集鷹隼鷺則衆

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

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義願○文典謹按白

網作退明月之珠蠅之病而我之利七引姚之病作螺蚌之病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易

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矢疾不過二里也

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

迹故衆人行之也。○王念孫云：此本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是其證。據故衆人行之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於霜。○俞樾云：四語相對成文。且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疑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不可合於一體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以君子國君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其愚也。言寅丘無壑。泉原不溥。言汗小潦水名。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

廣雅釋詁同。寅即賁之段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為汗潦水名。非是。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言

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闕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闕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

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善舉事者。若乘舟

而悲譎。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四十二引喜采裳。作意衣裳。無事

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紉者必有麻黼。言有盛必有衰。○陶方琦云。文選潘岳藉田賦。注引許注。紉素也。與注淮南同。

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擢而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

輕。主術篇曰。兵莫憚于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螻蛇螿人。傳以和堇。則愈。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言熱暑涼時。言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

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

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爾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

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于目。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

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侯。出游于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遂鹿者不

顧兔。○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六引。兔上有雉字。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

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

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

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

工巧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孫詒讓云。工巧當作巧匠。今本匠譌爲工。而文又倒。遂不白玉不琢。美珠

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

事焉。所緣使然。凡用入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從

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枉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

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遠。闕其別也。○莊達吉云。御覽作湯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閔其化也。越舍

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

俞樾云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閒篇注曰蹇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即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爲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爲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而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即隨何稱生之證而又況一不信者乎誕一猶常也況常不爲信不爲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之憂故曰憂之子疾進獻者祝治祭者庖也庖宰